

第四十二章 宸太妃的背景

冬梅一開，京中也迎來了第一場雪，但京中的氣溫變化不大，雪一落下都變成淅瀝瀝的雨水，兩個女官同時撐著傘，緊緊的跟在後面。

淺瑜從羸准那裡出來便直接去了太后寢宮，剛剛聽羸准提起，太后年前要去寺廟吃些齋飯，估計半年後才會回來，所以想先去看看。

她最近被羸准纏得緊，每天早上不能按時起來，已經許久沒去太后那裡坐坐了。褚太后得了消息讓福嬪嬪出門去迎，淺瑜進門時，看前些天面色不大好的褚太后這會臉上添了幾分喜色，當下放心許多。

褚太后在寢宮裡間擺弄些玩意，多是她做姑娘時先太后賜下的，她自小便被定下了太上皇的側妃，那時先太后中意她，早早賜給她許多首飾珠寶，而先皇后又去的早，故宮裡最得先太后喜歡的便是她。

見人進門，褚太后放下手裡的東西，笑著道：「今兒個下著雪，怎麼過來了？」

淺瑜行禮落坐，輕輕掃過一眼，竟看到褚太后烏髮處有一縷白絲，「母后為何年前就要離開，若是悶了，年後回春之時再去散心不是更好？」

淺瑜一向愛恨分明，既然離了郡王府便未再關心過，所以並不知道褚太后去過郡王府。

褚太后輕輕一歎，她瞭解兒子的脾氣秉性，時機一到，那人的下場不會好過，端陽到底是她養大，哪能沒有感情，她見不得，不如不見。

不去再想那人，褚太后從錦箱裡拿出一件件首飾，一一指給淺瑜看，「這是本宮做姑娘時先太后送的，本想等淺瑜與皇上有了公主再送給妳，又怕世事變遷，不如今日就都拿出來給妳。」

淺瑜看向那些首飾，都是嶄新的，想來褚太后一次都沒戴過，聽聞褚太后一及笄便成了太上皇的側妃，哪有機會再帶這些姑娘用的玩意，是除了早逝的先太后，褚太后應該是伴在太上皇身邊最久的妃子了。

看了半晌，褚太后想起一事，旁敲側擊問道：「皇后喜歡公主還是皇子？」

淺瑜斂眉，知褚太后的心思，羸准的後宮有不少人盯著，自己沒有響動，朝中不免有人說話，褚太后雖然沒有別的心思，問出這話估摸是想探探她與羸准的意思。淺瑜面皮薄，但還是開了口，「喜歡皇子。」是男孩至少不擔心被欺負了去。雖然知道羸准會護好他們的孩子，但她比較喜歡男孩。

褚太后只是一問，重點不在男孩女孩，只是想看看他們的打算，性別都想好了，自然是有要孩子的打算，便稍稍放心下來，想著自己要離開又想提點兩句，笑著道：「皇上與太上皇一樣，自小便優秀，想當年太上皇也是這般不近女色、潔身自好，有了皇后許久才納妃，皇后故去後，宮裡沒再進過新人，宮裡也不過四五個妃子，歷來皇帝都沒有這般過。」

淺瑜看著褚太后的笑容，而後垂下眼，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過，答應羸准後，她也曾想過這個問題，之前她或許能理智面對這件事，現在她卻有些不確定了，一想起就想與羸准發脾氣，每每弄得他摸不著頭腦地哄著自己，這麼一想便記了他一好，原來自己這般多次無理取鬧了。

就像褚太后所說，太上皇只有四五個妃子，便算得上潔身自好堪稱明君了，因為不多不少，贏准不納些個妃子反而不正常。

她之前想不通為何褚太后為何如此平淡的面對這些，現在卻能如此平淡的與她說起，可她如今似乎明白了，褚太后不喜歡太上皇，因為不喜歡，所以能夠理智面對。所以太上皇離開時她不曾挽留，太上皇回來後她也不曾熱忱。

這廂淺瑜想東想西，褚太后也想起當年宮中的場景，兒子其實有些地方像太上皇的，淡漠肅然，時常沉默不語，或許就像兒子對淺瑜，是不是他心裡也曾有一方柔軟？印象中，他似乎對那個女人笑過，想到那個女人，褚太后心裡又是一痛，不免又想到了端陽，到底是她的女兒而非自己親生，所以自己這麼久才看清端陽。想及此，褚太后拉過淺瑜的手，猶猶豫豫地開口，「淺瑜向來寬和，母后離開後，歸期甚遠，有一事想託付與妳。」

淺瑜抬頭看向褚太后，心裡一歎，能讓褚太后放心不下的除了端陽公主，她猜不到第二個人，「母后既然捨不得端陽，何不留下？」

褚太后一歎，淺瑜心思聰明，但這話她也不知該如何開口，沉默半晌才道：「端陽是已故宸太妃之女，那時本宮與她一同入宮，多得她照拂，她下場慘澹，留下一雙兒女，本宮實在不忍那兩個孩子在這深宮中受到傷害。」

端陽和蜀王的親娘是宸太妃，這淺瑜知道，但更多的細節卻是不知，因宸太妃似乎曾是宮中禁忌。她突然想到娘親也曾說太上皇曾盛寵過一人，雖沒談及稱謂，想來也應該是這位宸太妃。

難怪太上皇對一眾皇子公主平平淡淡，卻對端陽和蜀王安排得很是妥帖，蜀王的舅舅周揚手握兵馬，雖不能與朝堂抗衡卻也能護蜀王平安，而端陽養在褚太后膝下，加之褚太后的性子，端陽若不出大錯便後世無憂。

原來那個性格淡然的太上皇並非真的對一眾兒女一視同仁。

既然太上皇如此寵愛宸太妃，那為何宸太妃會忽然暴斃成為禁忌？她甚至從未聽過宸太妃的背景。

這些疑問淺瑜不好向褚太后問出口，卻明白了褚太后為何能得太上皇另眼相待，不爭不搶，不識情愛，溫潤心軟，與所有府中的夫人一樣賢德大度，適合做一個皇帝的妻子，至於為何太上皇沒有將褚太后立為皇后，只怕在他心中，后位早已許給了有過盛寵的宸太妃。

從褚太后的寢宮出來，淺瑜心頭縈繞著疑惑，看著淅瀝瀝的雨雪，心情不大通暢，只想快點見到贏准，沒想到剛剛抬起頭就見到了那人。

即便有人撐著傘，卻可見那人肩上有些濕潤，似是等了許久，不過那人依舊卓然而立，一身的錦緞黑紋的龍袍還來不及換下，腰間上戴著一塊小豬粉玉，那是她前天出宮想送弟弟卻被他拿去的，他俊美的面容帶著笑意看向她。

見自己的寶兒遲遲不上前，贏准只得幾步走近，攬住她的腰，「寶兒犯什麼傻？」淺瑜掐了一下他的手背，她最近都不許他在外面如此親暱，讓宮人們看了笑話，「你才傻。」戴著個小豬玉佩，一點都不合適他。

大手握上她的纖手，將那些微的寒意驅散，贏准笑道：「嗯，我傻得離不開寶兒，今日為夫陪寶兒一同出宮吧。」

淺瑜任他拉著自己，思索片刻，心裡卻不大願意，每每他與她一同回府，府裡的下人總有些戰戰兢兢，娘也不大自在，但難得他今日閒暇，想來是想與她一起，淺瑜便沒再拒絕。

兩人上了馬車，贏准拿了巾帕替她擦拭些許染濕的髮絲，吻了吻她的額角，「怎麼魂不守舍的，又在想亂想什麼？」

淺瑜靠在他懷裡，蹙眉看著他，「當年宸太妃是如何離開的？」

贏准手下動作未停，似只有眼前的人才是他最關心的，待髮絲稍乾，又拿過暖爐給她取暖，不加隱瞞的開口，「宸太妃是已滅周國公主，父皇征戰得勝後周國和親而來，後來周國滅亡，她生下端陽當晚便懸梁了。」

這是他這一世才調查出來的，至於這樣一件事為何能成為祕密，他倒覺得是因為當年周國滅國的原因並不簡單。為君之道便是征服，父皇雖與宸太妃有過兒女情長，但也有過旁的女人，宸太妃在他心中自然沒有一個國家重要，那麼周國的滅亡或許與父皇有關。

淺瑜一怔，宸太妃的哥哥周揚也是周國人，宸太妃離世是不是為了保全哥哥呢？畢竟只有宸太妃的兒女才被另眼相待，想來太上皇是喜歡過宸太妃的吧。

贏准吻了吻淺瑜的額角，「那人與周揚有過聯繫，一明一暗卻拿不到把柄。」

淺瑜蹙眉，「那人當真不是蜀王？」若是想逆謀，只怕沒有蜀王的身分也難以起兵拉攏朝臣。

贏准勾唇，看著她認真的模樣，道：「不是，但那人十有八九是宸太妃的兒子。」

淺瑜一怔，而後腦海裡想起一個詞——偷梁換柱。

蜀王不是真的蜀王。

淺瑜心裡一緊，竟然想起那日望果林中看到蜀王的場景，他對她說過一句話，錯身之際他說她說的沒錯，皇室沒有一個好人。

蜀王不是蜀王，那他是誰？淺瑜問出所想，贏准拿過披風為她繫上，啄了一下她的唇瓣，聲音低啞，「只怕與當年滄州皇商一家滅門有關。」他已經差人去查，不日便能知曉蜀王的身分。

馬車一停，贏准率先下了車，而後將人抱下車來，淺瑜欲言又止，看了看自家府邸，將剩下的疑問壓了下去，與贏准相攜進入將軍府。

兩人一進府門便看到在院子中間打滾的小肉團。

珏哥兒翻來覆去的打著滾，嘴裡不斷的抽泣，胖胖的四肢「撲騰」個不停，口中不斷喊叫著，「不要不要，我要妹妹，要妹妹！」

周圍的僕從被那小短腿來回掃蕩的不敢靠近，唯有珏哥兒身邊的嬈嬈心疼的跟著小肉團，口中還說著，「小公子，地上涼，快起來吧，嬈嬈心疼了。」

珏哥兒太小，一直沒讓淘氣的珏哥兒去看，今日好不容易看見了，發現不是妹妹便生著氣，擔心娘親揪他耳朵，出了娘親的門才開始發作，「我要妹妹，明明說過要給我妹妹的啊。」

那嗓門之大，震得隨行而來的小公公都忘了通報，還是院子裡的丫鬟看見低呼，所有人才回過頭行禮，「拜見皇上，皇后娘娘。」

繞著珏哥兒來回走的嬾嬾一怔，連忙拜倒在地。

珏哥兒的聲音更大了，以為他們這是又拿姊姊騙自己。

地上還有薄薄的一層雪，珏哥兒滾得滿身都是，四肢不斷的撲騰，贏准幾次見珏哥兒，他都是一副乖巧模樣，這還是他第一次見使勁鬧騰的珏哥兒。

贏准是第一次見，淺瑜也是第一次見，她以前總覺得珏哥再會鬧，也不過耍耍性子，原來還有這樣一面。

小胖臉哭得通紅，珏哥兒平日受爹爹的氣，不敢惹娘親，哥哥逮著他只會捉弄揉搓，只有姊姊是心中一片淨土，自然羞於在姊姊面前耍賴，聽見周圍沒了響動，珏哥兒睜開哭得紅腫的眼睛，聲音頓時戛然而止。

見到弟弟小嘴微張看著自己怔神的模樣，淺瑜嘴角輕揚，提裙走近，蹲下身用帕子給珏哥兒清理衣衫，聲音輕柔，「原來以前乖巧都是騙姊姊的？」

珏哥兒覺得丟臉了，讓姊姊看到自己不好的一面，大眼睛更是委屈，從嚎啕大哭變成了隱忍哽咽，珏哥兒還小，哪裡懂什麼，淺瑜忙將他抱起，「不哭不哭，珏哥兒什麼樣子姊姊都喜歡。」

珏哥兒很胖，淺瑜以前抱得動，今日卻有些吃力，贏准勾了勾唇，走上前自然的伸出手，「他太重了，我來吧。」

珏哥兒向來有眼色，儘管不願仍舊打著嗝，任高高大大的姊夫將自己抱進懷裡，大眼睛閃爍地看著自己的姊姊，「姊姊最喜歡我嗎？」

淺瑜一笑，點了點頭，「最喜歡珏哥兒。」

一側的贏准聞言，單手抱著珏哥兒，另一隻攬著淺瑜纖腰的手一緊，聲音低啞地道：「那我呢？」

他最近越來越過分，他以前不會問她這種話的。

贏准眼眸定定的看著怒瞪他的人，窮追不捨地問道：「那我呢？」

他懷裡的珏哥兒搖晃著腦袋，大眼睛掛著晶瑩淚滴，跟著轉頭看向姊姊，好奇誰排在自己後面。

兩人一同看著自己，淺瑜有些不知所措，好在李氏這會從院子裡出來。

小兒嗓門那麼大，她聽不見，院子裡的丫鬟也都聽見了，李氏將三子哄睡著才姍姍出來，這一出來卻發現院子裡熱鬧得緊。

將女兒帶進房內，李氏有些氣惱的開口，「怎麼又過來了？自己胡鬧卻把皇上也帶過來了。」

淺瑜笑著湊近睡著的弟弟，「昨日汝陽過來，說娘最近睡得不大舒坦，我便念著過來。」

李氏面色赧然，自己從未與夫君分開這麼久自然不大習慣，昨日早上與汝陽公主提起，沒想到女兒竟然為這趕來，「珏哥兒最近睡得晚，娘便沒睡好罷了。」李氏岔開話題。做母親的多半不願在孩兒面前示弱，她又怎好讓女兒反過來擔心自己？

正說話間，汝陽公主跟著過來，室內更熱鬧了許多。

前堂，端坐著的贏准看著對面同樣端坐著的珏哥兒，待管事將茶呈上，珏哥兒扭著屁股、端著茶盞向贏准走去，一側的管事和嬪嬪都心裡一緊。

「我娘說讓我接待你……呃，姊夫。」

小肉團因為剛才的哭嚎，現下臉腫得如同饅頭，兩雙大眼睛也紅紅腫腫的，可小手端著的那茶盞端得無比穩妥，彷彿被委以了重任，自信能夠獨當一面的招呼客人。

贏准自然而然的接過，而後將暫行家主之事的珏哥兒抱起，「剛剛為何要哭？」聽到這話，珏哥兒小臉又落寞下來，若不是之前娘說過會給他生個妹妹，他也不會這麼落寞，弟弟他也喜歡，但他想要妹妹。

提起傷心事便是傷心人，珏哥兒歎了一口氣，面上卻是一本正經，奶聲奶氣地道：「人生不如意，十有八九。」

一向在外人面前冷峻的贏准看了他這模樣，都有些忍俊不禁，這便是養兒子的感覺？以前他還覺得珏哥兒模樣像淺瑜，這下看來，這能說會道的模樣倒真真像了，不知他們兩人的孩子會更像誰一點。

贏准與小大人似的珏哥兒一本正經的聊天，淺瑜出來時，正看到珏哥兒面色漲紅的說到激動處，贏准極有耐心的與他搭話，弟弟的小模樣儼然是隨著贏准的話而神采飛揚。

贏准聽到腳步聲抬起頭，輕咳一聲，珏哥兒卻仍舊一臉崇拜的看著自己的姊夫，待看到姊姊時，小臉更是興奮，「姊姊要給我一個小侄女了嗎？」

淺瑜不知道贏准與弟弟說了什麼，但從弟弟的話裡也猜了個八九分，看了贏准一眼，蹲下與仰著頭看自己的弟弟說了些話，理了理弟弟的衣襟，剛要起身時卻感到一陣眩暈，墜落之際，溫熱的大手抱住了自己，閉眼前，只見一人神色慌亂。

小雨綿延，淅淅瀝瀝的下個不停，一連幾日的陰霾，讓京中變得潮冷。

寢宮內卻與外面相反，地龍拱熱，殿內焚著悠揚的安神香，格外舒適。

衛游擦了擦額角的汗水，撚了撚八字鬚，而後收了巾帕，對著一側的贏准道：「恭喜聖上，皇后確實有喜了。」

贏准起身坐在淺瑜一側，握住她的手，微微鬆了口氣，他對她向來在意，自打她應承後，兩人再未用避孕措施，以防她猶豫不定，燃的避孕香都替換成了安神香，自她月事遲了他便隱隱有些猜測，索性亦步亦趨的伴在她左右。

良久之後，贏准才問道：「靜王妃那裡如何？」

衛游作揖，「解藥已有，臣隨時可以為靜王妃解毒。」

贏准大手劃過那小臉，隨即抬眼看了衛游一眼，「先生出自皇衛，雖早年遊走於宮外，但也算歷經兩代，對那宸太妃的相貌可有印象？」

衛游眼眸微眯，略作思索，當日他在郡王府為靜王妃診病，看到端陽公主身邊的丫鬟時便心生懷疑，如今聽了贏准的話突然明白他的用意，一臉嚴肅地回道：「宸

太妃榮冠京華，微臣確實見過其人，端陽公主身邊的丫鬟雖因痘疤將樣貌掩去七七八八，但老臣摸骨數年，深諳五官之道，那丫鬟確實與宸太妃有幾分相似。」

嬴准看著淺瑜稍稍蹙起的眉頭，不再做聲，只是擺了擺手，等衛游離去後脫衣將人攬進懷中。

第四十三章 恃寵而驕的皇后

接近辰時的時候，淺瑜悠悠轉醒，最近她身子乏累，剛剛才養成按時起床的習慣又亂了，她心頭紊亂想著雜七雜八的事，她平日甚少注意自己的身體，今日竟然暈厥了，不知娘要擔心成什麼樣子。

淺瑜面頰貼在嬴准的胸膛，沙啞聲自耳畔響起，「寶兒可要起來用飯？」

嬴准放下手裡的奏摺，將人抱起。

淺瑜抬頭娥眉一蹙，「差人去府裡報平安了？」她在將軍府暈倒，娘親定然心急。

嬴准低頭，在她唇畔落下一吻，「已差人去過將軍府了。」而後大手停在小腹處，斟酌著該如何告訴懷中人這個消息。

淺瑜鬆了口氣，見他動作不斷，心裡一慌，「你不許再胡鬧了，我最近有些不適。」

嬴准一笑，修長的手覆上她的纖手，低首看著她有些惶惶的眼眸，「嗯，為夫差人去將軍府遞話，岳母也遞話回來，寶兒如今有孕，確實不能勞累了去。」

手下一緊，淺瑜急急抬頭，見他眼裡含笑，黑眸裡映襯著瑩光，暗自掐了掐嬴准的手臂，肌肉緊繃，捏不起肉來，只得狠瞪嬴准一眼，聲音稍揚，「我說過我還沒有準備好。」

嬴准吻著她的唇畔，安撫道：「寶兒準備好了他才來的，豈能怪為夫？」她一向果決，卻在他的事情上優柔寡斷。她並未完全信任他，他卻急迫的想讓她信任，她不能下定決心的事只能由他推波助瀾。

淺瑜心底狐疑究竟是不是他使壞，不甚高興的掰開他環在她腰間的手，穿鞋下床，嬴准見她一臉不快也跟著起身，亦步亦趨的跟在後面。

淺瑜含了幾分氣，走路急促，吩咐了門外候著的女官備飯，又想起自己身子有些特殊，不由得慢下腳步。

嬴准看見她的動作，不由得勾唇一笑，大手將人攬入，「寶兒，是為夫錯了，寶兒想想，他如今兩個多月，推算下來應是那段時間在浴室……」

淺瑜面色潮紅，似想到什麼，低喝了一聲，「閉嘴！」他慣會胡來，每每兩人一處時都會燃香，浴室先前似沒有燃過，難道真是意外而來？

「寶兒別生氣，妳當知道我疼妳。」

淺瑜聽得面紅耳赤，不知他是認真說這話還是別有他意。

嬴准見懷裡的人面色緩和，聲音低啞，大手撫摸著還平坦的小腹，在她耳邊輕聲說道：「是他太著急了，寶兒若是生氣，待他出生，為夫教訓他一番可好？」

怒瞪他一眼，淺瑜微微一歎，她既然答應了，孩子又來得如此突然，她除了接受還有什麼辦法？明明下定決心的事，即便她這會真的不要，以後他免不了會到來，不過是時間早晚的問題罷了，「用飯吧。」

她面容雖然緩和，卻仍舊緊繃，嬴准伏低做小不敢惹她半分，飯後半擁著她回房，

正要為她寬衣解帶手卻被急急攔住。

淺瑜抬頭，「以後不許你靠近我。」他向來沒什麼自制力。

羸准俯身，雙臂撐在她兩側的床沿，沙啞道：「我什麼都不做，寶兒放心。」

淺瑜卻推開眼前的人，自顧自地褪去外衫，繞過屏風去換裡衣，羸准在內宮時，她身邊的丫鬟和宮女不能進來，以往都是羸准親力親為，這是她入宮以來為數不多自己換衣服的時候。

燭光昏暗，羸准挑眉，再不去惹怒那脾氣不順的人，但屏風後面那隱隱綽綽的影子實在讓人難耐，修長的手伸過，原本明亮的燭燈因為罩上了燈罩使得室內變得昏暗，卻更顯得屏風那一側更加明亮，屏風後面那曼妙起伏的輪廓越發明顯。

淺瑜退下裡衣，只著吊肩素紗襦裙，剛要挑下衣帶，卻看到屏風上投影出的自己，心裡又惱又羞，繞過屏風便走出，「羸准……唔……」

纖腰被大手摩挲，粉唇被那薄唇啃噬輕咬，攻城掠地的突破齒關與她小舌纏繞，她只著薄薄的一層襦裙，與他滾燙的胸膛相貼，兩人的身子越發滾燙。

淺瑜心裡著急，別過頭去，「羸准。」

羸准喘息啃噬著她的肩膀，大手在小腹游移，卻未再進一步。

生孩子痛不痛苦淺瑜還沒來得及體驗，羸准卻是體驗到了。

平復了半晌，淺瑜面色通紅的推了推他的肩膀，他身量高大，將她罩進懷裡不曾移動分毫，過了好半晌才道：「我服侍寶兒。」

淺瑜不為所動，攥著他的手不放。

羸准湊近她耳畔，「寶貝乖，我不會亂來。」

他骨子裡帶著強勢，淺瑜到底任由他給自己換了衣物，他將她抱進浴室時淺瑜還有些擔心，但見他一板一眼地服侍自己沐浴這才放心下來。

她鬆了口氣的同時羸准卻心裡緊繃，他忍得實在辛苦，手下的人是如此纖細，看過許多次他仍舊欲罷不能，他這廂心猿意馬，可池中的人已經眼眸微闔。

淺瑜最近困乏，在浴中便沉沉睡去，再不知其他，本想討些便宜的羸准只得將人抱起，百般愛憐卻再未動作半分，擦拭後將人放入床榻，又褪下自己的衣服，匆匆沐浴後與床上酣睡的人相擁而眠，肌膚相親太過美妙，即便忍的辛苦也不捨分離。

次日日頭漸漸升起，景清收了帖子忙走近門前，小聲對著房裡道：「皇后娘娘，汝陽公主來見。」

淺瑜眉頭微蹙，緩緩睜開眼眸，見自己渾身赤裸，惱羞地拿過單紗裡衣為自己穿好才讓景清進門伺候。

昨日宮裡上下就得了總管的吩咐，皇后有孕要小心伺候，景清是皇后近侍自然知曉，手下俐落小心的為淺瑜著衣。

門聲磕動，汝陽公主眼眸一亮，看向自內室走出的淺瑜，不自覺的又看了一眼還是平坦的小腹，走近幾步相迎，「聽聞妳有孕，娘放心不下又不好過來，我便過

來看看。」

淺瑜拉著汝陽公主一同落坐，「我最近不便出宮，娘那裡需得汝陽費心。」

聽聞這話，汝陽公主一笑，「我過來時，娘便這般囑咐我，來了妳這，妳又這般囑咐我，好生嫉妒。」說笑歸說笑，汝陽公主自懷裡拿出一枚巴掌大的玉劍，劍身玲瓏帶著玉鞘與真劍相差無幾，甚為精緻，刀功精湛，淺瑜一看便知出處。

汝陽公主拿給淺瑜，「則明臨走前托我交給他外甥的。」

輕輕一歎，哥哥對她向來周全，淺瑜看著手裡的玉劍，不知哥哥這會可還好。

汝陽公主見她眼眸透著落寞，知她擔心則明，她也擔心，但眼下卻不能讓她過多憂慮，握住淺瑜的手，她笑道：「這會兒妳若愁眉苦臉，萬一肚子裡這個小的與皇兄一般，自小冷著張臉便不好了。」

淺瑜聽了淺淺一笑，而後想起一事，開口問道：「汝陽可曾聽聞宸太妃的事？」

汝陽公主一怔，「未曾聽聞多少。只知道也是個苦命的，芳華正好的時候去了。」與她娘親一樣，但至少她的孩子能得父皇另眼相待。

淺瑜見她神情有些暗淡，不再提起，岔開話題道：「汝陽最近可看了什麼好書，說與我聽聽。」

汝陽公主知好友的心思，收斂了心緒，而後想起一事，笑道：「好書最近倒是不知，奇事倒見了不少。我剛剛來的路上，瞧見端陽與陸照棠那妾室倒是交好得緊，難得那樣跋扈的人肯這般平易近人，不知又在想什麼么蛾子，嘖嘖。」

淺瑜喝水的動作一頓，神色平靜無波，「汝陽瞭解端陽？」

汝陽公主輕輕一歎，「瞭解談不上，有時也會想不通，小時候與她見過幾面，她還時常追在我後面喚我姊姊，可愛得緊，可自從她染了天花出宮，去了滄州再回來時就不與我親近了，不過仔細想想，也沒有得寵的公主與不得寵的公主玩到一處的時候。」

淺瑜娥眉一蹙，「她曾離開過太后身邊？」

汝陽公主不明好友怎麼突然面色嚴肅起來，點了點頭，「當年宸太妃剛剛去世，太后雖奉命撫養端陽，然而端陽卻在四歲時鬧了天花，周將軍對太后生疑，曾將端陽接去滄州兩年，皇上調查清楚端陽染天花之事確實與太后無關，周將軍這才放心將端陽重新送回宮中。」

淺瑜聽不清汝陽公主後面說了什麼，心裡卻隱隱有所猜測，見汝陽公主一臉擔心的看著自己，她一笑再不談起宮中之事，只道家常。

室內溫暖只有淺談低語，下朝之後的御書房卻嚴肅沉冷。

嬴淮眼眸微眯看著窗外。

跪在下首的大理寺卿聞聲起身，拿起最近督察院遞上來的舊文書交給一側的嚴公公，嚴肅道：「臣同衛沉大人暗訪滄州孟家一案，確實發現祕辛，當年皇商孟家長女意外有孕，曾誕下一雙兒女，臣卻無從查證這二子之父為何人，只知這二子誕下後孟家便因通敵叛國之罪，被人密奏於太上皇案前，一時之間孟家滿門抄斬，至於那兩子再沒了音訊。」

羸准轉過頭，聲音沉冷，「孟家女曾誕下一男一女？」
下首的大理寺卿點了點頭，又道：「有聞當年那兩子或許在流放時染疾而亡。」
羸准將嚴公公呈上來的文書放在一側，冷哼一聲，「染疾？可是天花？」
大理寺卿一怔，而後一拜，「皇上料事如神。」
羸准面容肅冷，看著天邊的晚霞，黑眸醞釀風雲，「當年祕密舉報孟家的人是誰？」
「回皇上，是滄州兵馬將軍周揚。」

不過月餘，淺瑜開始有了孕吐反應，食慾越發不振。
李氏期間進宮看過女兒，見她的模樣，一邊心疼一邊教景清和周圍伺候的嬪嬪一些止吐的法子，自己則隔三差五的進宮瞧瞧。
但淺瑜知道她最近食慾不振、面色不佳，不是因為孕吐，上次衛游進宮請脈，眉頭一直蹙得緊，後來只說月分太小看不出胎象如何，雖然身邊的嬪嬪都說大夫初次診脈都會如此，不會妄下斷言，但淺瑜還是慌了，甚至不知如何是好，擔心起肚子裡的孩子。
淺瑜摸了摸自己稍稍凸起的肚子，有些惆悵的翻了個身，羸准以為她又有不適，支肘起身，低頭問道：「寶兒不舒服了？我這就叫太醫。」話罷便要去搖鈴鐺。
淺瑜扯了扯他的衣襟，搖了搖頭，而後又是一陣乾嘔，羸准大手撫著她後背，淺瑜眼眸裡透著淚水，半晌靠在他懷裡，「我難受。」
聲音裡輕輕帶著的顫抖，羸准哪能不心疼，將人抱好，吻著她額頭，一邊遞過些蜜水，「寶兒乖，為夫這就去傳太醫。」
淺瑜攥著他的衣襟不放手，悶聲道：「我想吃香福齋的蜜桃餞。」
這些天她一直難受著，什麼都吃不下，這會終於想吃了，羸准馬上起身，以往夜裡她若想要什麼也是羸准親自去做，當下便要穿衣出門。
淺瑜卻仍舊攥著他的衣襟，「我想和你一起去。」
羸准蹙眉，看著她明亮的眼眸，低頭吻著她的額頭道：「那差人去買可好？為夫在這裡陪妳。」
淺瑜仍舊靠在他懷裡，不做聲的搖了搖頭。
外面天色已黑，羸准知她最近心氣不順，但心疼多過其他，拿過衣衫為她一件件穿好，又用狐裘將她裹得嚴嚴實實這才牽著手出宮。
夜裡出宮到底驚動了不少宮人，雖然前朝便解了宵禁，但除了實在銀錢窘迫的店家，會通宵營生的少之又少，而香福齋掌櫃先得了消息，戰戰兢兢的準備好幾大包裹，將那蜜桃餞妥妥包裝好。
坐在馬車裡，剛剛還精神奕奕的淺瑜這時開始昏昏欲睡，羸准心裡軟極，馬車一停，在她耳畔商量，「寶兒睡覺，我下車給寶兒買過來可好？」
一聽這話，淺瑜睜開眼眸搖了搖頭，見她迷迷糊糊的模樣，令他實在愛憐至極，啄了一下粉唇，為她掩了掩衣袍，羸准扶著她下了馬車，看著她像模像樣的挑選著蜜桃餞，而後才將人重新帶回車上。

淺瑜吃著蜜桃餡，思索片刻，心裡起了無名的氣惱，「我這樣是不是不好？那店家是不是睡了，又因為我起來的？」

她這些天火氣說來就來，贏准瞭解了，忙挑簾指著外面，「寶兒別多想，妳看，好多店家都未打烊，我們匆匆出宮那店家也不知道，怎麼會是寶兒打擾起來的。」淺瑜看了半晌垂下眼，放心的靠在他懷裡，拿著蜜桃餡繼續往嘴裡放。

淺瑜沒有懷孕過，加之心裡本就對懷孕心有牴觸，這些天便有些焦躁不安，加上孕吐，更是心情不好。

重新回了寢宮，贏准將她攬進懷裡，大手一如以往一般罩在她稍稍隆起的肚子上，淺瑜一陣煩悶，將他的手拿開——

「你把手放在這裡，他都不能呼吸了。」

贏准收回手，心裡一歎，難得她有這樣混不講理的時候，他願意寵著，也願意受著，卻心疼她不開心，握住她的手，商量道：「我只這樣握著寶兒。」

淺瑜心底煩悶，這會聽他好言好語，心裡稍稍好些，想了一下，覺得沒什麼好挑剔的便閉上了眼眸。

淺瑜這些天脾氣不順，有些忽略了那些盯著後宮的朝臣，她這廂折騰，那廂便被誇大其詞的上了奏摺。

聽到女官磕磕絆絆說出恃寵而驕這一詞後，淺瑜回想了一下這個月來自己的行為，景清正好打水進來服侍洗漱時，見自家小姐盯著鏡子一言不發，模樣有些迷糊不由覺得好笑。

淺瑜抬眼看了景清一眼，而後垂下眼，景清跟著她入宮時老老實實、本本分分的，不曾有半點逾矩，舉止間局促帶著些惶恐，可如今已能獨當一面，自信地做她身邊的近侍，處事比不宮中女官疏漏分毫。

她只要在宮裡便聽不到任何閒言碎語，除非她有意問起，贏准將她的寢宮變成一處桃花源，不理俗事煩悶，就連上一世的種種都似要從腦海中褪去。

淺瑜歎了口氣，摸了摸肚子，「昨晚他何時回房的？」

半夜她體熱，煩贏准在她身側，將人趕了出去，今早身側拱熱，想來是那人半夜折返。

景清小心的梳好髮髻，「三更。娘娘睡沉了皇上才進來。」猶豫半晌，景清又道：「娘娘這段時間可是煩悶，不如請戲班子進宮來唱唱戲？這樣折騰皇上，奴婢怕夫人會得了信進宮。」

淺瑜搖了搖頭，心頭有些晦澀，贏准對她確實是縱容，以至於她慢慢忘了約束，她不想對贏准發脾氣，卻架不住心裡煩悶。見景清就要出去，她抬頭道：「也要下朝了，與我去御書房用膳吧。」她這些天對贏准這般不好，這會心裡愧疚了。然而這份愧疚持續不到幾個時辰，淺瑜又開始情緒不穩，直到太醫再次慣例過來問脈。

得了太醫的肯定，肚子裡的小孩是個健康的，淺瑜稍稍放了心。

而後衛游又進宮請脈，「娘娘無須焦慮，娘娘雖然是初胎，但胎兒發育極好，上

次月分太小看不出，如今脈象平穩，順產無礙，且放寬心。」看著面色紅潤的皇后，又想到近些天隱隱聽到的傳聞不由得一笑。

衛游從皇后寢宮出來直接去了御書房交差，那樣肅冷的人也有被人為難的時候，真是一物降一物。

淺瑜連續幾個月的緊繃頃刻鬆懈下來，成日胡思亂想的心緒安穩許多。

她這廂稍稍安穩，胃口便日日見好，宮裡一眾宮人乃至嬴准都鬆了一口氣時，將軍府又傳來了消息，汝陽有孕了，淺瑜的心一下子又提了上來。

嬴准這日下朝回來，照慣例暖好手才進門來，又見自己的寶兒一臉不豫的坐在書案前，上前幾步將人抱起。

淺瑜扯了扯他的衣襟，面露憂色，「汝陽有孕了，若是知道哥哥……」

嬴准吻了吻她的額頭，摸摸稍稍隆起的小腹，「寶兒實在擔心，改日與她說清無妨。」

淺瑜歎了口氣，面頰貼在他胸口，他布下籌謀，這事越少人知道越好，但她擔心汝陽信以為真，若汝陽沒有身孕便罷，如今有了身孕，她也怕她擔心。

第四十四章 劫車的白衣人

郡王府。

「啪」的巴掌聲打破寂靜，房內丫鬟跪了一地，端陽公主披散著頭髮，將手裡的信紙握成紙團，狠狠的扔在地上，陰狠的看著鏡中猙獰的自己。

盛淺瑜有孕了，自己卻現在才知道，她有什麼資格懷上皇兄的孩子？！十指扣緊，端陽公主赤紅著眼眸，看著地上傳信的丫鬟，「妳不是說安排人進宮了嗎？」

丫鬟低頭，公主擅自往皇后身邊安排人，本就違背主上的意思，她為難間只能拖下，更何況皇后身邊哪有外人近身的空隙，「安排的人始終進不了皇后寢宮……」話沒說完又是一聲清脆的耳光，丫鬟捂著臉，不再做聲。

端陽公主轉過頭，冷冷的看著她，「皇后？什麼皇后？她那樣的女人也配稱得上皇后？不清不白，二嫁之身她算什麼？」

「姊姊這是怎麼了，發這麼大的火，妾身給姊姊熬了些羹湯，快打春了，妾身想給姊姊補補身子。」韓想柔由丫鬟扶著進入房內，看到房裡的光景身子一僵，暗道來得不是時候，而後強顏一笑，目不斜視地親自端著托盤走近。

如今端陽公主掌管府中中饋，韓想柔即便再畏懼，臨近產期的她，為了肚子裡的孩子，不能不巴結討好她。

端陽公主看韓想柔一眼，心裡冷哼，她知道這人打的什麼主意，看著她隆起的肚子，心裡更是湧起無名火，皇兄就那麼喜歡盛淺瑜？將她嚴防死守寸步不離，他就這麼喜歡她？盛淺瑜啊盛淺瑜，不知妳肚子裡的孩子最後能不能保得住？！

眼裡蓄滿仇恨，韓想柔本就與盛淺瑜有幾分相似，端陽公主越看越覺得怒火中燒，待韓想柔上前，端陽公主拿過她奉上的羹湯，心底冷笑，將羹湯當著她的面倒在地上，而後勾唇淡笑道：「區區卑妾竟敢冒犯於我！」

韓想柔一怔，而後眼眸透著慌亂，不知所措的看著端陽公主的動作。

葫蘆知道公主氣不順，這會兒想找人撒氣，忙上前厲呵，「大膽，竟敢燙傷公主，

來人，將她拖下去。」

韓想柔這才反應過來，一臉蒼白的跪在地上，「公主恕罪，妾身錯了，妾身錯了。」還想上前，卻被人架住雙臂，堵上嘴拖了下去，而後便響起了陣陣刮掌聲，端陽公主不理外面嘈雜的聲音，心裡想著信中的內容，透過鏡子看著身後的丫鬟，聲音透著涼意，「主上來話，盛將軍與盛少將軍戰死沙場。」

盛將軍重傷不治，盛少將軍下落不明，生死不定。

消息一朝傳回京中，引起一片譁然，向來驍勇善戰、久經沙場的鎮北將軍這般慘死卻無人知曉原因，霄延帝當朝震怒，遣人徹查。

嬴准坐在大殿之上，任由閣老與丞相激辯。

「陳閣老居心何在？周將軍手握兵馬，若此時代替盛將軍出戰，只怕不利於制衡。」

嚴丞相言辭切切，眼眸睜的老大，長長的鬚鬚跟著顫抖，剛剛的唇槍舌戰已經耗費他太多精力，似是失去了耐心，猛力甩了一下衣袖，面色漲紅，對著大殿上的嬴准一拜，「皇上，絕不可將盛家軍暫托周將軍啊。」

陳閣老眉頭緊蹙，挪步上前，「丞相豈可胡亂猜疑？如今大敵當前，您怎可只考慮制衡之事，一致對外才是當下根本，何況周將軍在滄州，距離北邊最近，能短時間趕到北邊暫理軍務，力挽狂瀾。」說著，陳閣老手面色繃緊，跟著一拜，「皇上，臣以為為今之計應由周將軍暫代北邊軍務。」

嚴丞相氣得瞪大了雙目，失了往日的風度，「陳三，你上下嘴皮一碰，說得輕巧，那周揚是何背景旁人不知你還不知？皇上絕不能讓周揚暫代北邊軍務。」

兩人的激辯逐漸變成朝臣之間的口舌之戰，嬴准一直垂眸不語，狀似思索，而後抬眸，沉聲道：「傳朕詔令，由周將軍暫代盛將軍統領盛家軍，即刻前往北邊戰場，攻下蠻夷。」

話一落，朝中譁然一片，紛紛叩首，嬴准冷冷一瞥，「退朝。」

嚴丞相悲憤激昂大有撞柱明志之勢，但大殿中朝臣散去，他面上那激動之色也跟著褪去，由著女嬀將自己扶起來。

他撫了撫自己的衣袍，舒了口氣，想著自己臨老了還要陪著新皇演這唱紅臉白臉的戲……也罷，太上皇拿不定的事由新皇結束也好，否則那人早晚成為大堯心頭之患。

寢宮裡，淺瑜洗漱落坐，照例問了下將軍府的情況，若按照嬴准的計畫，算一算，這些天那人應該放出消息了。

景清一早得了吩咐，眼神有些游移，聽到問話，斂眉俯身道：「府裡無事。」說這話時她手攥的極緊，語句有點結巴。

淺瑜端著瓷碗的手一頓，看向景清，即便她刻意掩飾，淺瑜還是看出了端倪，放

下手裡的瓷碗，蹙眉起身，「備車，我要出宮。」

嬴准剛到門前便聽到這一句，進門將人攔下，「寶兒用完飯再出宮。」

淺瑜知道這會娘一定收到了北邊的消息，心裡一急，「我現在就要回去。」

嬴准將人打橫抱起，落坐桌前，今日他事物繁重，不大放心她獨自回府，還想與她商量片刻，只見她眼眸通紅，猶豫半晌無奈妥協，「好好好，一會便出宮回府，這會兒便讓人準備馬車，寶兒將粥喝完，我親自送妳出宮。」

嬴准不慌不忙的餵淺瑜用了早膳，見她神情緊繃，恐她擔憂，一邊給她擦手一邊道：「岳母無事，寶兒放心。」

淺瑜抽回手起身，語氣裡含了幾分怒意，「上一世，娘聽聞消息急火攻心，嘔血昏厥，這會兒怎會沒事？」

聽她提到上一世，嬴准便沒再說話，擔心她又想起不好的記憶，只沉穩的為淺瑜穿上斗篷，囑咐了許久，將人送出了宮仍舊不捨回宮。

看著馬車離開，嬴准眉頭始終未鬆，低低吩咐一聲，隱在一側的衛沉飛身跟去。

嬴准說的沒錯，淺瑜見到了娘親才知道自己擔心是多餘的，上一世娘親聽聞爹爹戰死沙場嘔血昏厥，這一世卻只是面色有些不好。

當李氏拉著女兒進了門，隨著門被關上，面上原本那一點萎靡的氣息也不見了，轉身對著女兒眨了眨眼睛。

淺瑜一怔，娘竟然知道？！

李氏聲音放低，「汝陽還不知道此事，大夫過來看過，說她胎象不穩，娘便沒告訴她，改日娘會與她說，寶兒在宮中照顧好自己。」

淺瑜的心徹底放了下來，李氏握住女兒的手，溫柔一笑，「寶兒如此風風火火娘倒是從沒見過。今日這般，想來那宮中盛傳妳恃寵而驕的消息也八九不離十了。」

淺瑜面色微紅，靠近娘親的懷裡，將提在心口的氣輕輕吐出。

李氏拍了拍女兒的後背，「娘今日才真的放下心來，皇上寵著妳、由著妳，不肯讓妳憂心，一早就差人祕密告知，寶兒如今有了身孕，要以孩子為主，切不可再如此冒失讓人拿了錯處。」

淺瑜默不作聲，想起自己出宮時，嬴准站在宮門口看著她的模樣，自己臨出宮前還在埋怨他，如此想來，他定然覺得自己不信任他了，摸了摸肚子，第一次覺得自己有些過分，剛剛宮門前還有旁人，她怎麼能對他使氣？

心裡懷著愧疚，淺瑜在李氏這裡也越發坐不住，與李氏說了些話便重新上了馬車，上馬車時，淺瑜已經沒了來時的慌亂。

街市本應嘈嘈雜雜、人來人往，如今卻極為靜謐，馬車不快不慢的向宮中駛去。淺瑜坐在車裡聽不到外面的響動，心裡狐疑，剛想挑簾去看，馬車卻突然停住，一聲落地聲後馬車開始掉轉方向。

淺瑜察覺有異，握緊手裡的帕子，隨後耳畔響起兵器碰撞的鏗鏘聲，那令人惶恐的聲音越發遠離時，馬車突然被挑開，藥粉揮灑，淺瑜來不及看清來人便陷入暈厥。

衛沉與一眾暗衛自車夫被殺後便現身阻攔，與馬車旁的侍衛一同與突然出現的白衣人交手，衛沉功夫不弱，暗衛向來訓練有素，那些白衣人不是對手，但隨著一人出現情況急轉而下。

那人躍空而來，似潛伏周圍許久，衛沉猝不及防，手臂被劍割傷，數十招後，衛沉冷汗陣陣，提不起內力。

來人左手執劍，招招對著衛沉命門，衛沉見皇后的馬車被挑開，心下一急，一個不防胸口一痛，只見那人眼眸一眯，果決地一劍刺入，而後毫不戀戰踏地而起，隨著一眾白衣人消失在街巷。

衛沉忍著胸口的疼痛，劍撐在地上，猛吐一口鮮血，對著匆匆趕來的宮衛道：「速去稟告皇上。」

白衣人自屬下手中接過陷入昏睡的淺瑜，抱上另一輛馬車，因人皮面具的阻隔看不清他的神色，修長的手卻在淺瑜面頰游移。

平日見她，她總是冷冷清清，自上次一見她是否對他生了厭？手指覆上她的小腹，他心口疼痛，這是他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兵行險招，不惜暴露自己。

聽到她有孕後，心底的嫉妒似乎到了極點，陸照棠、嬴准是害死她父兄的人，以她的性子恐怕難再原諒，剩下的就是想辦法讓她徹底對嬴准心死。

白衣人將人一路抱進郊外一處內宅，將人放在床上，回身之際卻看到腰間挎著長刀、同樣遮掩面目的一人，眼眸一垂，白衣人低聲道：「舅舅。」

來人身穿勁裝身量高大挺拔，黑色帷帽下眼睛瞪的老大，周身好似帶著怒火，聲音沙啞地道：「你可知嬴准一旦發現我們，十幾年來的籌謀將會在頃刻化為烏有？」

白衣人轉身，重新看向床榻上的人，聲音淡淡的，「不會發現，舅舅無須擔心。」

來人的黑眸醞釀怒意，聲音再不隱忍，怒斥道：「你娘為保全我們周氏一族忍辱負重，捨命為你後世安生，我臥薪嘗膽，不惜犧牲孟家偷梁換柱救你，你怎可為了一個女人不顧全大局！」

白衣人收斂眉目，聲音低沉，眼眸銳利的看向那挺拔男子，「既然擁我為王，舅舅應當相信我，而不是這般以下犯上。」

那人一怔，恍惚間似看到當年決絕的妹妹，眼眸一垂，聲音有些沙啞，「你自小善籌謀，但越到關頭越要謹慎，我此番去北邊戰場，定會贏得盛家軍的信任，你要保證切不可露出馬腳。」

滅國之恨，誅族之仇，他不能忘，白衣人看著那人走遠，手握成拳，而後看著床榻上靜靜沉睡的人，面色繃緊，他要江山，也要她。

熱！淺瑜眼皮沉重，但周身的熱氣讓她不得不從黑暗中轉醒，看到眼前的一切彷彿置若夢中，大火肆虐的枯宅她無比熟悉，這場景曾一遍遍出現在她夢中，周圍熱氣蒸騰，似要灼燒肌膚。

淺瑜陡然睜大眼眸，不是夢！

她手腳被縛住，任她如何掙扎仍撼動不了半分，小腹陣痛，她心底慌極，眼淚順著臉頰流下，周圍石柱掉落在側，掙扎間，她看到對面同樣被縛住的端陽公主。掙扎的雙手一頓，淺瑜死死的看著昏迷中的端陽公主，與上一世一樣，她與端陽一同被掠至枯宅，上一世的端陽被陸照棠救走，她則被丟棄在大火之中，絕望的被火舌肆虐。

想到這，她忽地回過神來，她要冷靜，如今肚子裡還有孩子，她絕不能重蹈覆轍。外面不斷傳來刀劍碰撞的聲音，淺瑜更是加快摩挲手下的繩索。

大火蔓延、煙氣瀰漫，淺瑜抬首間只見一人躍入，那人身著龍紋黑袍，身量挺拔，肩寬體碩，側顏稜角分明，樣貌俊美，是淺瑜所熟悉的，那人對她百般寵愛，自大婚後再未讓她難過，寵她、順著她，讓她卸下心房。

贏准。

呼喊聲幾乎卡在喉嚨，卻見那人急急向對面的端陽公主走去，乾脆俐落的將人打橫抱起，再不做停留，自大火中離去。

淺瑜手下一頓，眼睜睜看著那人的背影，灼熱間，淺瑜咬緊口中的棉布，拚命讓自己冷靜。

然而大火像憤怒的鬼龍，頃刻間將枯宅吞噬，煙霧瀰漫，熏得淺瑜眼眸火辣，呼吸急促，雙眼昏花，手下的動作越來越慢，再也維持不了清明。

朦朧中，淺瑜隱約見到一白袍身影急匆匆向她靠近，她隱隱覺得熟悉，但疲憊的身軀和不間斷的焦慮讓她不能思考，腦海裡不斷浮現剛剛贏准抱著端陽公主離開的景象，再也支撐不住，陷入黑暗中。

室內靜謐，燭火微微搖曳。

耳畔響起水聲，隨之而來的是刻意放緩的腳步聲，而後額上被覆上一陣溫熱，喉嚨乾澀疼痛，一陣輕咳後淺瑜緩緩睜開雙眸。

燭光幽暗，但淺瑜剛剛從黑暗中醒來，仍舊有些不適應燭光，當眼前的光圈由朦朧變得清晰，耳畔傳來一聲清脆——

「您醒了？」

淺瑜怔怔的看著頭頂的紗幔，未做聲。

隨著丫鬟急促的腳步，沉穩的腳步漸漸接近床榻——

「妳醒了？」

淺瑜收了心緒，偏過頭看向來人，是贏冽，而後又是一陣輕咳。

贏冽拿過一側準備好的水坐到床榻，小心的要餵淺瑜喝下，為她解惑，「這裡是兗州，離京中不遠，我已去信給皇兄，妳不必著急。」

淺瑜垂眸避開他有些逾矩的動作，接過水杯，喝下杯中的水，手下汗濕的摸了摸肚子，抬頭看向贏冽，「楚王怎麼會在這裡？」她的眼眸被煙熏得通紅，聲音也有些沙啞。

嬴冽絲毫不在意她的排斥，接過空茶盞又為她倒了一杯水，隨著流水，他的聲音沉穩，「盛將軍戰死沙場，皇兄命周揚暫代軍務著實不妥，周揚身分特殊，本就掌管兵馬，人心難測，若一旦掌管北邊盛家軍，只怕有朝一日會成為大堯禍患，我半個月前與三哥一同出發，想要回京勸阻，誰知路上見到妳被困在著了大火的枯宅。」

從他口中聽到父親的消息，淺瑜心裡一慌，卻未曾克制自己面色上的擔憂，只是垂下眼，淡淡地道：「多謝楚王相救。」

嬴冽目光灼灼的看著坐在床榻上暗自落寞的人，而後手扣緊茶杯，聲音刻意放柔，「妳怎麼會出現在兗州？」

淺瑜搖了搖頭，眼裡透出疲憊，「我想睡了。」

嬴冽未再做聲，看著她閉上眼睛，等了許久才抬步離開。

門聲磕動，淺瑜才又睜開眼眸，房內昏暗，她眼睛乾澀看不清房內的擺設，思緒卻異常清晰。

上一世大火中出現的是陸照棠，在她瀕臨絕望之際，陸照棠突破火海將端陽公主救走，這一世一切未變，只不過出現的是「嬴准」。

淺瑜側過身將自己埋進被子，眼眸有些濕潤，剛剛大火中她不是沒有心痛，委屈一直梗在心口，若不是經歷過一次，她幾乎要以為那人是嬴准，是不是因為在乎了，所以心亂了？

他將她照顧的太好，即便她刻意忽略，那份好也在潛移默化中侵入她的骨髓，讓她忘不了，在他的保護下，自己竟然變得如此脆弱甚至失了冷靜，淺瑜眼眸酸澀，將自己縮成一團，原來自己竟如此迫切的想見他。

門外，嬴冽看著天上因為雲的遮掩而變得殘缺的明月，俊顏看不出神色，往日透著玩世不恭的桃花眼，此時也深邃的看不見波瀾。

御書房幽暗，五更敲響，嬴准仍舊端坐在案前，目光沉沉一臉肅穆，彷彿化作石像，只有骨節作響的聲音讓人清楚此時人已怒極。

是他疏忽，他應與她一同出宮的。

衛游問完診便直奔御書房，看著面色鐵青的嬴准，眉頭跟著肅然，「回稟聖上，衛沉大人傷勢嚴重，最快也要三日才能清醒。」

嬴准閉上眼眸，思緒百轉千迴，將那日漸明朗的事在腦海裡一一梳理，分析她最有可能被掠去的地方以及對方的目的。

電光石火間，突然一個念頭在腦中炸裂，他睜開眼眸，震驚起身，對著衛流道：「嬴冽如今身在何處？」

自從那人曾出沒於青州，衛流便命人潛伏在青州，雖沒有什麼發現，但對楚王的行蹤瞭若指掌，聞聲立刻答道：「月前從青州出發，此時正在來京的路上，今早來報，楚王現已到達距京城百裡外的兗州地界。」

嬴准眸光沉沉，起身立在窗前，在兗州，距京百里，這一來一回，快馬加鞭也不

過一日光景，若是功夫上乘，只怕一日也用不上，「你覺得楚王身手如何？」
衛流眉頭一蹙，略作思考，面露愧色，「屬下不曾察覺，但衛沉以前曾說過，他看不透楚王的路數。」

嬴准冷哼，衛沉修習的武藝揉合百家所長，如此看來，他似乎並不瞭解這個自小便被父皇打發去青州的皇弟。

「備馬。」

Crescent